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 中國人民的死敵

徐 崗 編 寫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2820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徐 崗 編 寫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扼要地敘述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背景和二十多年來一貫的、系統的罪惡活動；分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具有反動理論、反動綱領、組織原則、基本骨幹和兩面派策略的特徵；對於胡風反革命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各種具體策略以及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嚴重危害性，也作了具體的講解。最後，講解了通過胡風事件應吸取哪些教訓，應如何提高警惕來為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本書可幫助讀者較全面地了解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的罪惡面貌和深入學習“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徐 崗 編 寫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新 0184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3/16 字數：33,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8,100本

定價：(4類) 0.15 元

定價 0.15 元

CH 60/12

目 錄

一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背景.....	1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二十多年來的罪惡活動.....	11
三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特徵.....	21
四	胡風集團的反革命策略.....	27
五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嚴重危害性.....	36
六	吸取教訓,提高警惕,爲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44

一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背景

暗藏在我們革命隊伍內部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被揭露，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巨大勝利。這個自稱“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胡風和他的反革命集團分子，披着進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打着“進步作家”、“文藝理論家”、“詩人”、“教授”等等的招牌，長期的、惡毒的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進行種種破壞活動，進行“挖心戰”。他們這種陰暗的破壞活動，自“人民日報”公佈了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和全國各地人民揭露了他們的罪惡的政治面貌後，真相已經大白。原來胡風和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已經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着密切的聯系，這些打着“革命”招牌的黑幫分子原來就是蔣介石的忠實走狗。

這個反革命黑幫的頭子胡風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究竟有些什麼來歷呢？

胡風原名叫張光人，又叫谷非。張光人這個名字是在反動派孫科的機關內做事用的，谷非是參加進步的左翼作家聯盟時用的。他是湖北蘄春人，出身是反革命地主家庭。胡風的大哥叫張名山，是個罪大惡極的反動惡霸地主，他高利盤剝，姦淫農民婦女，當地的農民叫他做“五毒”，說他“有錢有勢，仗勢

欺人”；而胡風在他的那本“逆流的日子”中却歌頌他的大哥是具有“愛、勞動、自我犧牲、仰慕善良行為的德性”的人，甚至是有“超人的德性”的人。他的二哥張名梯是一個“細心細肝、面善心毒”的狡猾地主。他的四弟張學仁做過偽聯保主任，殺死過農民，強姦過無數婦女。胡風和他們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解放前，他的大哥張名山由於地主階級內部傾軋，在械鬥中被殺死。胡風一再上書當時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方覺慧，要求“支持”，方覺慧的確給予他很大的支持，把躲方覺慧自己家裏的方姓的械鬥主使人交了出來，而且還判了刑。從這裏可以看出胡風和方覺慧的關係是多麼密切。湖北解放後，胡風曾經指使他的二哥張名梯到農會“申請”，說是未剝削過人；又給他四弟壯胆，這個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就曾經反抗過農會的清算鬥爭。胡風一再送東西給他的兄弟，還給他二哥張名梯寄新衣服做壽。但是胡風對農民的態度却是十分惡劣的，他曾經要他兄弟向農會“反攻”，把農民向地主的正義的清算鬥爭說成和他家“爲難”。他當時寫信給在人民政府工作的一個青年時代的同學說：“你們現在做‘官’了，爲甚麼對我家不講政策！”胡風家鄉一個農民說：“胡風所愛的，正是我們所恨的。”從這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胡風的所謂“愛愛仇仇”。

胡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北京大學讀書，曾經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五年，當時北京在段祺瑞統治下充滿了白色恐怖，他嚇昏了，動搖了，就堅決要求黨允許他退出青年團，退出時他對組織威脅說：“好，過了十年再看，看看究竟誰行！”後來就到江西“剿共”軍隊中做起反共的政治工

作來了。以後他到了日本，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後，回到了上海。他開始在文藝刊物上寫稿，同時就以文藝爲幌子，進行政治陰謀活動。他混進了左翼的文化團體，從革命人民的內部進行了長時期的、惡毒的“挖心戰”。胡風進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是一貫的。在抗日戰爭前後，在香港、東江游擊區、桂林、重慶以至日本投降後的上海，胡風和他的反革命集團一再進行了挑撥離間的陰謀，分化進步文藝界的團結，宣傳“主觀戰鬥”、“自我擴張”等等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理論，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公開反對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放後，胡風又幾次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綫進行猖狂進攻。他反對掌握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作家和工農兵結合，爲工農兵服務，他反對思想改造，反對文藝的民族形式，反對文藝爲政治服務，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加在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並污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機械論統治。一九五四年七月，更猖狂地向中國共產黨中央進行挑戰，提出了他“對文藝問題的意見”——一個完整的反革命政治綱領。他的“意見書”一發表，台灣蔣匪幫馬上響應，說“胡風先生這沒話，實在是一針見血的說出了大陸上文藝作家的悲哀”，又說胡風的見解是很富“革命性”的，因爲他“已經根本否定了黨（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台灣蔣賊的立法委員、蔣賊中國文藝協會負責人，也是著名的老牌特務陳紀濤，在偽“中央日報”上寫文章透露：早在一九三七年，胡風在武漢時已經和他有了聯系，當時胡風出版的“七月”雜誌，有一部分稿件就是他供給的。陳紀濤說：“儘管有許多人罵胡風，罵他偏

頗，自立門戶等等，我除了同情外，當時我却欽佩他的爲人。”
這個文化特務承認他所以欽佩胡風，是因為“他言論能嚴守立場”。這樣一唱一和、互相呼應，充分的說明了胡風和他的反革命集團爲蔣匪効忠的“革命性”。



胡風和蔣介石穿連襪褲

陳今言作

胡風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同國民黨反動派的許多特務頭子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他見過蔣介石本人，和國民黨文化特務頭

子張道藩一起坐飛機去重慶，就在張道藩主持的偽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領津貼。在他給他的骨幹分子阿壠的密信裏，透露了他和國民黨特務頭子之一陳焯的密切關係。胡風還以孔祥熙辦的“時事新報”和中統特務所把持的“新蜀報”作為反革命、反人民的活動據點。就在當時的“時事新報”上，胡風發表了一篇“現實主義在今天”的文章，公開的反對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方針。

了解了胡風的來歷以後，再來看看這個黑幫的成員是些什麼樣的人。

胡風黑幫的骨幹分子之一阿壠，即陳守梅，陳亦門，浙江人。這個人是胡風黑幫的“理論家”，解放後由胡風派遣到天津，和在天津的胡風分子魯藜、蘆甸等建立和鞏固天津的據點，進行瘋狂的反革命活動。這個“理論家”曾經被胡風稱為“追隨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但是揭開他的面幕，原來阿壠是胡宗南的“戰幹四團”的少校軍事教官，在重慶山洞陸軍大學受過訓，又在偽軍令部做過上校軍官。偽軍令部就是向蔣匪軍散發“剿匪手本”擴大打內戰的參謀本部。就是這個阿壠，在蔣賊發動內戰的時候，寫信向胡風報告：“三個月可以擊破主力，一年肅清”，說是蔣賊底自信使他們更為鼓舞。這個軍統特務把革命力量看做“膿”，認為“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

胡風黑幫的另一個骨幹分子是打入中國共產黨內的叫做“詩人”的綠原，這個綠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務。“中美合作所”是個專門屠殺、拷打共產黨員和進步的民主人士的特務機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基本骨幹

吳 耘、趙延年作

關，在這個陰森森的機關裏，綠原寫信給胡風說，“我彷彿真的開始做人了”。這個特務分子綠原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還在罵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力量是“萬惡的共匪”，然而就在第二年初，他忽然“進步”起來，經過另一個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曾卓的介紹，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而且打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以後，他逃走了，到武漢解放時，他又忽然出現了，並和曾卓一起自稱是共產黨員接收“大剛報”。一九五〇年他連續寫過三次報告，又鑽進了中國共產黨。他偷盜黨內文件，不斷給胡風通風報信，一再向胡風表示“忠貞”。他污蔑我們革命隊伍為“鮑魚”，說什麼“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對象的本質依舊，但衣裝換季了”。他認為：“形勢變化了，鬥爭方法也應該變化”；“和這些老爺們糾纏，也得深入到他們肝臟裏面去”。綠原就是這樣的一個深入到我們肝臟裏進行破壞活動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

胡風反革命集團派在杭州的大將之一方然，是偽造歷史，使用惡毒的兩面派手段，一度混入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的反革命分子。他擔任了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杭州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副主席兼秘書長，又是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編審部部長。他不僅參加共產黨還同時參加了民主黨派，以高級的民主人士姿態出現，經常以黨內意見如何如何來抬高自己的地位。就是這個“委員”、“部長”，他的醜惡的歷史是見不得人的，而且老早就是一個別有用心的人。遠在抗日戰爭以前，他就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抗日戰爭後，他偽裝進步，隨着青年學生一起到了延安，幾個月後他

就離開延安回到國民黨統治區，說是回到了“自由的天地裏”來了，他到處造謠說：“延安有軍閥統治”。他繼胡風辦“希望”雜誌後，辦了“呼吸”雜誌，宣傳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把進攻的矛頭指向延安。日本投降後，重慶國民黨反動派逮捕愛國青年，由於小小誤會把他也“捕”去了。和他一起被捕的愛國青年有的被槍殺，有的送到集中營，可是方然在重慶警備司令部“關”了二十天後，就由他的主子胡風担保和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擔任高級參謀的伯伯朱鏡勻活動，放了出來，而且坐飛機到了南京。在方然“關”在重慶警備司令部期間，他做了一些無恥的勾當後，還寫了污蔑中國共產黨、污蔑青年學生愛國運動的啓事，登在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上。

一九四七年方然回到了安慶，就是他寫給胡風信裏說的“小城紛亂已極，匪軍行將迫近”（事實是安慶將解放）的時候，他爲了逃“難”到了杭州，立刻就得到他做過國民黨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三十九軍軍長，積極反共、反人民的姑父劉尚志的幫助，又得到了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部長、大特務頭子陳雪屏的支持，創辦了安徽中學。以這個學校爲據點，經過胡風的安排，這個反革命集團一些骨幹分子阿壠、冀沅、羅洛、朱谷懷等都在安徽中學當起“教員”來了，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就查出了安徽中學的董事長是反動軍官，還有曾經看管過葉挺將軍的憲兵軍官、“三青團”骨幹分子以及南京解放前化裝逃來的國民黨骨幹分子。

披着“教授”外衣潛伏在復旦大學的賈植芳，也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這個“教授”曾經以“專家”、以“進

步”姿態從事“聯絡人”、“爭取人”的罪惡活動，使一些政治經驗不足的青年學生上了他的圈套，墮落到進行反人民的活動。賈植芳同胡風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在他被誤會捕入國民黨監獄時，胡風就向特務頭子陳焯處活動，担保他同革命是“毫無此種姻緣”。這點倒是完全真實的。賈植芳在十多年前就開始從事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的“事業”，做過反動派軍官，做過軍統特務機關報“掃蕩報”的編輯。在重慶時，還做過專門檢查進步書刊的反動的新聞檢查官。他參加過山西的土匪武裝，在蘇北拜大流氓頭子王三太爺為師父。就是這樣一個反動的傢伙，解放前二年忽然從事“文學”，隱居下來，解放後，由胡風介紹混進了震旦大學中文系，從此就以“進步文化人”自居，進行隱蔽的反革命活動。院系調整後他轉到復旦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和現代文學教研組主任，在復旦大學又開始了積極的“開關工作”。胡風三十萬言“意見書”一部分發表後，上海胡風分子耿庸、羅洛、張禹、梅林和賈植芳等在錦江飯店舉行宴會，就是這個賈植芳，竟然無恥地、得意忘形地舉杯起立建議為他們反革命集團頭子胡風的健康“乾杯”。

從已經揭發的胡風集團的材料來看，它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集團，而是以文藝活動為幌子，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不折不扣的反革命集團。這個集團是有它的政治背景的，它的基本骨幹包括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這些人類的渣滓，對我們人民革命事業表現了刻骨的仇恨。在解放以前，他們把希望寄託在蔣介石反人民內戰的勝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敗上，為

蔣介石的“自信”、“樂觀”所鼓舞；解放以後，他們感到“絕大的苦悶”，“小媳婦一樣，經常怕挨打的存在着”，瘋狂地“恨一切人”，憎恨“這個社會秩序”，詛咒人民政權“滅亡”。他們咒罵革命隊伍是“腐朽的屍體”，他們千方百計打入到我們“肝臟”裏來從內部進行破壞，進行“挖心戰”。事實上，這個不大不小的反革命集團分子已打入了我們黨內、軍隊內、國家機關和文教機關內，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內部的反革命獨立王國。那個地方有他們的人，那個地方就會生出許多古怪的事情。他們種種罪惡活動的最終目的是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他們把希望寄託在爲期五年的蔣匪“反攻大陸”上，但是，這個陰險的反革命集團終於被我們破獲了，他們的罪惡活動已經被我們制止了。儘管反革命分子的兩面派偽裝得多麼巧妙，儘管他們有多麼“陰暗的聰明”，但是，只要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千百萬人都提高了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終究要被我們破獲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覆滅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二十多年 來的罪惡活動

二十多年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忠實走狗胡風和他的一夥一貫地同中國共產黨爲敵，同中國人民爲敵，同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爲敵。他們同公開的、武裝的反革命匪徒緊密地配合着，一武一文，一明一暗，有組織有計劃地用各種手段破壞革命事業。

胡風及其黨羽雖然用兩面派的手法欺騙和毒害了我們二十多年，但是僞裝總歸不能掩飾真象。從最近報刊揭露的材料中，我們不難看出，二十多年來胡風集團是怎樣形成的，進行了一些什麼罪惡的活動，從而明白了解他們的反革命的目的從頭到尾完全是一貫的、堅決的。

胡風的反革命活動，論歷史是很久遠了，老早就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幹過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到了一九三三年，回到上海，混進革命陣營，參加左翼作家聯盟。

現在我們就從這個時候起來看他的一些活動。

一九三三年前後是白色恐怖最厲害的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在“軍事圍剿”的同時，也大舉進行“文化圍剿”。一個真正傾向革命的作家，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能不和國民黨反動派進

行鬥爭的。胡風既然參加了進步的文藝團體“左聯”，按理應該做點有益於革命事業的工作，但是胡風不但沒有為革命做過工作，相反地，他却安然坐在孫科所屬的一個出版機關的編輯的位子上，在“左聯”內部進行了一系列挑撥離間、破壞團結的反革命“工作”。

“左聯”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所以能夠發揮積極的進步的作用，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進步作家之間的團結分不開的；而胡風當時的反革命活動首先就是打擊黨員作家，離間魯迅先生和黨員作家周揚、夏衍、馮雪峯等同志的親密關係，離間魯迅先生和進步作家之間的關係。

胡風當時的“文藝思想”是怎樣的呢？他卑鄙地歪曲蘇聯文藝界清算“拉普”的真象，大肆攻擊唯物主義，嘲罵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陰謀阻撓進步作家接近馬克思主義。

抗日戰爭前夕，文藝界醞釀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包藏禍心的胡風乘機而起，掀起兩個口號（周揚等同志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和胡風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的爭論及胡風當時的挑撥和阻撓魯迅先生參加“文藝家協會”，實際上起着分化革命力量、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作用。

胡風的挑撥伎倆是十分卑鄙的。例如他一方面面告魯迅先生，造謠說左翼戰友們指責魯迅先生為托派；一方面，又經由他的手，轉去了托派致魯迅先生的信件和刊物。使魯迅先生不得不於重病中提出答覆托派的反擊信，堅決表示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忠誠和擁護，對中國革命的不可動搖的立場。